

长篇都市新体验小说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郑勇 著

北京的哥

献给所有的
“的哥”兄弟



内 容 提 要

人称“京城第一‘面’”的出租车司机高克，真诚、朴实、勤劳。他驾驶着“面的”镇日出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视线与触角深深探进了隐蔽、敏感的各个角落：狡诈的伪钞使用者、坑蒙拐骗的“雅痞”、“微服私访”的公安局长、柔媚娇丽的女大款、“忧国忧民”的风水先生……织就了一道道城市风景线 and 一幅幅京都风俗画。他坚持着一个固执的梦：拥有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桑塔纳轿车。当梦想终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成真之时，他却有了另外的打算……

作者简介

郑勇，1971年6月生于四川，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有所著《霓梦》、《警察故事》、《欲望涅槃》等长篇小说出版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京城第一“面” (1)

高 克:开车受罪,警察面前认罪,老婆眼皮下赔罪,
年纪轻轻就混了一个性功能衰退。

施 茹:开车的就这德性!

万大忠:我记住了你的车号,当时,老子拿西瓜刀扎
你车轱辘的心思都有。

第二章 谁比谁傻 (37)

高 克:要不,也给我买份意外伤害保险?开车一玩
儿命,只怕有个……

施 茹:你真笨得可以,不是真钞肯定就是假钞,你
这个糊涂虫!

男 人:都是北京人,有什么话不好商量?也不怪我
多心,现在的假钞真是防不胜防。

第三章 除了警察,我怕谁 (73)

高 克:北京城有近 10 万辆出租车,京城的老少爷
们儿离得开咱们吗?

余人杰:警察,警察,司机的“爸爸”。

王局长:流行的说法儿是,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,到
了成都才后悔结婚太早。

第四章 都有理，就我没理…………… (109)

高 克：出去打听一下，哪个出租车司机的媳妇不擦车？赶紧去吧，干革命全凭自觉。

高大妈：以前给儿女做牛做马，老了不能再让他们骑在头上拉屎撒尿，我就是要住楼上！

高 欣：你只是一个司机，一破开车的，不管你有几辆桑塔纳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。

第五章 千万别叫我“老外”…………… (143)

高 克：“宰”外地人不是北京人干的事儿，生孩子会没屁眼儿。

带刀乘客：你要是再敢糟践外地人，老子今天先阉了你！

日本女孩：对不起，我刚从日本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换人民币，这些钱绝对要比人民币——富。

第六章 雪上加霜…………… (178)

高 克：下雪？下刀子也得出啊！老婆、孩子全指望
着这四个车轱辘哪。

老太太：没事儿，没事儿！真有事儿就该艮儿屁了。
我这是抽哪门子疯，为了看个雪景，连老骨头都豁出去了。

邵 真：我们真傻冒，这样大的雪还走高速公路，我吓出了一身汗。

第七章 真与女人做戏…………… (215)

高 克：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怎么换豪华高

档车比换内衣内裤还要勤快。

韩姐：冒儿爷，连AA制都不懂？这是男女异性约会时采取的一种付款方式，各付各的钱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

余人杰：小子，“傍”上“款婆”了？真有你的，蔫坏蔫坏讲的就是你这种人。

第八章 夜色遮不住 …………… (257)

女甲：我真的喜欢你。把三个“杜蕾斯”全用完，就在今晚，就是现在……

女乙：最初也不想干，干上就收不了手。人都这样，都想不费什么力气就过得比别人舒坦，滋润。

女丙：我知道，你是一个好人。女人就这么回事，你为你老婆守节，立牌坊，难保她就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？

第九章 酒是一包药 …………… (311)

高克：我今天真的醉了！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我是真的醉了，醉得心甘情愿。

余人杰：招呼吧，酒是一包药，谁吃了都跑不脱，一醉解千愁，一醉忘百忧。

徐曼丽：我想骗你，让你以为我还是一个处女，这样你就离不开我了。

0
0
3

第十章 福祸都疯狂 …………… (361)

风水先生：这个地球就快毁在一帮孙子手上，快爆炸

了,时辰快到了!

余 人 杰:大夫要我打一针破伤风针,先要做皮试。

我做了两次,都有过敏反应……

高 克:没有,没有,哪儿有那么多奖中。真他妈的晦气透顶了!

第一章

京城第一「面」

“你怎么还是不行？”

施茹半是埋怨半是心疼地说。

“不要和司机闲聊，会分散司机注意力的。”高克还赖在上面全神贯注地操作，“也不知道哪个零件出了毛病？”

施茹试着把双手枕在脑后，以便更好地观察高克的窘态。绸质睡袍随着她的动作窸窸窣窣地作响，和秋天落叶的沙沙声有点相似，在屋内朦胧的幽昧中轻盈地跃动。

高克不声不响地滑落下来，在施茹身旁远远地躺着，身子一侧都快挨着床沿了。

施茹挪了挪身子，贴近高克说：“晚上你说要养精蓄锐，把光和热留到早上再放、再发，可你这早上的表现比晚上还要……”

高克叹一声气，又粗又长，把施茹的数落拦腰斩断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施茹撑起身子，凑近高克的脸察看究竟。

“也许我该大修一下了。”高克闭上眼，躲开施茹莹莹眼光中源源不断的关切和怜爱。

施茹凑近端详身边这张熟得不能再熟的面孔：额头开阔，嘴角微闭，下巴轮廓分明，于有棱有角中隐着几分成熟和硬气，高高的鼻梁在暗夜中孤傲挺拔，毫不妥协地兀然独立——高克毕竟就是高克，一张帅气加雄性的脸在上学时让女同学倾心，工作中让女同事揪心，婚后让妻子不放心——只是紧蹙的眉头和耷拉着的眼皮遮住了他的炯炯眼神。

施茹俯下身，把脸靠在高克的鼻子上。

“我讨厌你这种时候穿着睡袍，这绸子滑滑腻腻的让人不舒服。”

“这怎么也和我的睡袍扯不到一块去呀！你这是哪儿跟哪儿？”施茹强忍住，没有笑出声来。

“说过多少遍了，我烦这个。你穿着它，我一点儿兴致都没有。”高克没好气地想用手把施茹的脸从自己的鼻梁上移开。

“让我再靠一会儿嘛！”施茹撒娇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鼻子又没有练过‘一指禅’，都让你给压扁了。”

“咱们太熟了，你对我已经提不起兴趣了。”施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而且后者的成份明显要超过前者。

“不要给我上纲上线啊！”高克觉得全身都不舒服，但又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既不是乏，也不是困，是一种介于乏和困之间，但又比这两者加起来还难受得多的那种感觉。“兴趣？是啊——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。”

“你——？”施茹恼火得不得了，委屈和难受在脑子里撞得火星乱飞。

“眼睛一睁，就他妈的欠着人家一笔钱，还谈得上什么‘兴趣’！”

骂完这句话，高克感到心里畅快多了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自

已终于找到这些天一直萎靡不振,大失男子汉面子的原因了。

“你是说‘车份儿钱’?”施茹有些明白了。

“我跟你讲,这不是‘车份儿钱’,这是他妈的‘阎王债’!对——是‘阎王债’——一辈子还不清。”高克更来劲了。

照常例,高克讲一句脏话,会遭施茹白眼,讲两句,就得小心耳朵和鼻子等敏感部位;但今天,他显得理直气壮,义正辞严,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,并配以手势。

“我操——,这兆佳公司可真他妈的够黑的,每人三万元押金,每天还得100块车份儿钱。公司50辆车,这一天下来就是5000元,一个月就是15万哪!一块钱一滴汗水就能把狗日的万大忠淹死啊——”

万大忠是兆佳出租车公司的老板,高克是兆佳公司的一名司机。

高克人前称万大忠为“万头儿”;人后尊称他为“万车份儿”,有时候简称“狗×”。

万大忠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都叫高克“高的”。公司的其他兄弟则无一例外地称高克为“的哥”。

尽管“的哥”是北京人对出租车司机的通称,但在兆佳公司,“的哥”专指高克,高克就是“的哥”,从来不会造成歧义。其它出租车公司的司机有时候挺纳闷儿:我们不都是“的哥”吗?怎么在兆佳公司这就成了高克的专利?

“你懂什么?‘的哥’是北京城第一位面的司机,是咱们北京城的头一份儿。”兆佳公司的年青司机们提起这事儿就竖起大拇指,感觉特有面儿。

每逢遇到这种问题,高克本人都是笑而不答,表现得又深沉又绅士,心里却得意地不屑一顾:生瓜蛋子,“的哥”是你随便叫的吗?是人就配得上这个大号吗?

高克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北京城的第一位面的司机,已经无从考证,正如我们说不清谁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一样。

不过——

高克有两个证人:一个是王大忠——兆佳公司的老板;另一个是交管局的民警,个儿高高的,白胖胖的一张脸,和弥勒佛一样的慈眉善目,高克听王大忠叫他“梁子”。

那是一个纯净的秋日,天蓝得像用水彩笔蘸过靛蓝描过,几抹微云在空中悠来荡去。高克站在景山后街一个四合院门前,十多辆黄色小面包车紧贴着墙根一字儿排开,如一字长蛇阵般森严。白色的“出租”小牌顶在每辆面包车的头上,颇有点耀武扬威的架势。

高克心里很舒坦,轻柔的风拂着他的脸,也熨贴着他的心。他喜欢车,看着这些黄不溜秋的小面包车,他觉得它们比动画片里的蓝精灵还要可爱。

“高克,怎么样?我这兆佳公司够派的吧?谁见震谁。”王大忠穿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大裤衩儿,汗毛多得打卷扎堆的粗腿连着套在海绵拖鞋里的大脚丫子,左脚的大脚趾头如一颗被砸得半碎的蒜头,丑陋不堪。一条粗得扎眼的大金链条挂在他的胸口上,大模大样的,黑色的高弹背心箍着他紧绷绷的胳膊。

高克的好兴致被败了。

“熊蛋,抖什么抖?这八字还没一撇儿,就在我眼前臭显。”高克在心里忿忿地不以为然。

“一水儿的新昌河,刚从厂里提回来的,比大姑娘还要鲜嫩,啧啧——啧啧——”王大忠又是咂舌又是摇头,又粗又大的手掌拍着靠他最近的一辆车的反光镜,“我跟你讲,高克,这在北京城绝对是头一份儿。一点儿含糊没有,百分之百是头一家。”

“大忠，别臭贫，帮我把牌儿挂上，这是你的狗脸哪！”一个大胖警察扛着一块大铜牌从院子里走出来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

“哎——怎么能让政府干这事呢？我真他妈的不是东西。”王大忠赶紧接过警察手里的牌子。

“你要是东西会进去？你要是东西会现在还打光棍？”胖警察双手叉着腰，一点儿不给王大忠留情面。

“梁子，不怕你笑话。进大狱怨我自己混蛋；可你要说这个……我可从来没有缺过，嘻嘻——”王大忠涎皮赖脸地笑，把铜牌挂在早就钉进墙里的钉子上，腾出两只手做了一个猥亵的手势。

胖警察和王大忠一齐大笑。

高克觉得这一切很无聊，和自己一点儿关系没有，他开始纳闷儿自己放着好好的单位不干，干吗要到这里来。抬起头，景山最高处的大红亭子在一片苍翠欲滴的绿树掩映中顶入苍穹，飞檐走壁的檐角溶入了蓝色的天幕；近处，柳丝随风荡来荡去，轻轻柔柔地卖弄着风情。他想，要是在五月初，这漫天应该有轻盈的柳絮，就那么随心所欲地乱飞，撒满了空中。倏尔一下子钻进人的脖颈，毛茸茸的感觉要延续好长时间，舒坦劲儿一直要浸润到你的心里头。

一群顽童，围在王大忠刚挂上的铜牌周围，一字一顿地念：“兆——佳——出——租——车——”

王大忠大笑：“臭小子，不识字儿别逞能，老子这是北佳出租车公司，北京城最棒的出租车公司，去你妈的‘兆佳’吧！”

小孩们盯着牌匾仔细瞅，到底是“兆佳”还是“北佳”，几双大眼珠子像被磁铁吸得牢牢的。

“依老子的意思，北京城最棒的，干脆叫‘北棒’好了，可工商局管注册的说‘北棒’太不文明了，不如叫‘北佳’好，要不看

他穿着官衣，老子才不给他这个面儿。”王大忠朝高克一努嘴：“高克，你说是‘北棒’好，还是‘北佳’好？”

高克不言语，心说：冲你这德性儿，叫“白痴”最合适。

“万叔，牌子上明明写着‘兆佳’嘛！”几个小孩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是吗？不会吧？”王大忠凑到铜牌下，眼珠子瞪得又鼓又圆。

“还真他妈的是‘兆佳’！”王大忠还是有点不相信。

“我说——”胖警察拖长了声音说，“你怎么连公司的名字都搞不清楚，你这笔买卖够玄的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王大忠真着急了，朝周围的小孩一挥手：“去——去——去——，一群扫帚星。”

小孩子们一哄而散，跑跑跳跳地喊着：“‘北佳’变‘兆佳’，万叔马大哈。”

高克笑了，他笑得很投入，以致于王大忠都看不下去了，“高克，你小子别站那儿傻乐，还有没有一点儿同情心？”

高克反唇相讥：“同情心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是老板，我是司机，应该你同情我。你确实也在同情我，要不——你怎么会让我上你这北京城头一份的出租车公司开车呢？而且是第一位司机，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再找到其他司机。”

王大忠的脸挂不住了，所谓的“北佳”公司——或者说是“兆佳”公司，目前只有他和高克两个人，他是唯一的老板，高克是唯一的雇员。

“没劲，你这样说可真没劲！”王大忠把这句话反反复复念叨了好几遍。

胖警察在一边直乐，“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。”也不等听众表示愿不愿意听，他就接着往下讲开了：“从前，有一对夫妻，在家里忽然闹得不可开交，打得一塌糊涂，被邻居送进了县衙

门。县太爷升堂审案子，问这对夫妻为何要大打出手，不念夫妻之情。媳妇说她觉得鱼应该烧汤吃，而丈夫偏偏要清蒸；丈夫说他觉得鱼应该清蒸，而老婆偏偏要烧汤。县太爷一拍惊堂木：“鱼在哪里？”夫妻二人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回大爷，鱼还没有买呢！”胖警察讲完自己的笑话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乐得直不起腰。

高克和万大忠都没有感觉到这个笑话有什么好笑。俩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“这他妈的是笑话吗？”

胖警察笑着补充：“你们两位哪——就跟那对活宝夫妻一样，鱼还没有买，就先闹起内讧来了，这就叫‘窝里斗’，典型的中国人的劣根性。”

高克不愿意再纠缠下去了，他这个下午可是跟司机班班长磨了半天嘴皮子才争取到的，如果只是来和万大忠或者是胖警察斗嘴，那简直就是麻雀吃豌豆——自己和自己过意不去了。于是，他走到万大忠跟前，左手朝万大忠面前一伸，“拿来！”

万大忠一愣，小眼珠子在眼眶里一转，随即醒悟过来。“这就对了，还是以前那个高克，哥们儿面前绝对痛快。”

万大忠边说边从大花裤衩儿的后腰带上扯下一串东西，小心翼翼地将一把车钥匙取下来，车钥匙上贴着一块胶布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“01”两个阿拉伯数码。

“你是咱们公司的第一位司机，也是北京城第一位开面包车的出租车司机。”“啪”地一声，万大忠把车钥匙拍到了高克手中，“你小子真牛，什么事都是第一号的。”

高克摇了摇头，万大忠说太话是在同学当中出了名的。80年代初，正是海外关系吃香，美子、马克值钱的时候，万大中拿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在同学中间摇来晃去，逢人多就把钞票拿出来点数，用指头把钞票捻得沙沙响。“这是英

镑，比美子值钱多了！”王大忠指着钞票上的一个风韵万千的妇人头像给大家上课，“仔细点瞅——这就是大英帝国的女王陛下——比咱们班这帮丫头片子怎么样？根本就没法比，不在一个档次。就是邓丽君，也只能算这个。”王大忠伸出一根小指头，眼睛却朝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施茹脸上死盯，盯得施茹把头侧到一边，嘴里、心里都骂“德性——”。一来二去，差不多全校都知道了王大忠有个亲舅舅在英国当教授，是一个能耐人，用王大忠自己的话说是“上剑桥，还是上牛津，全凭我舅舅一句话”。一个多月里，王大忠差不多快成了民族英雄，压得高克喘不过气来，和施茹搭话总觉得底气发虚，少了以前那股生龙活虎的劲头。后来，上英语课时，英语老师要给大家讲大英帝国的风土人情，拿王大忠的英镑作道具，认出这几张全校都享有崇高声望的“英镑”不过是几张面值很小的港币而已。再后来，又有人打探到王大忠是有个舅舅，不过既不在英国，也不在香港，他老人家在天坛公园看大门，瞅着外国钞票好玩，跟一个港客换了几张。当时，港币和人民币的比值还是一个真分数，再加上港客大方，5元人民币换了一大把小票，拿在手上，感觉也不错。至此——关于王大忠英国舅舅的传闻才正式告一段落。

想到这里，高克就乐，嘴角的笑纹分明告诉王大忠他正在想什么。

“有半句假话，你就当我是乌龟王八的种，是……”王大忠急于要为自己辩白，说话都不利索了，他上学时就讨厌——或者说害怕——高克这种居高临下的笑。

“是真话，我真的相信。”高克不是得好就不让人的主儿，一见王大忠真急了，也就不再抬杠。

“的确是真话，真的就假不了。”胖警察也走过来，脸上的表情不像是说笑话、逗咳嗽。

“梁子，你穿着官衣，替我说句公道话，你可以代表政府。我这出租车在北京城是不是头一份儿？”王大忠扯住胖警察的一只胳膊连拖带拽。

“千真万确的头一份儿！北京城的出租车公司都归我管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胖警察说得很认真。

“高克，实话跟你说，这车在日本也就装货拉物什，从不用来装人。我王大忠就敢用它来装人，还要用它来赚钱。皇冠、凯迪拉克，谁不想摆这谱儿？但就是戳不起这份儿！我他妈的太了解中国人了，就这车最对咱们北京人的胃口。咱俩撘一起干，我王大忠绝对不会亏待你，谁让咱俩是同学哪！”

“没准儿你们哥儿俩还真能给北京城的司机闯出一条路来，北京人也不是命中就该着出门挤大公共。我看大忠这条路还是值得趟一趟的。”胖警察在边上帮腔，还真有点儿忧国忧民的情绪。

高克打开车门，坐上驾驶座，左手把住方向盘，右手打着了车，两只脚一左一右点了油门和离合，感觉还不错。他点了点头，“有点儿感觉。”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王大忠把着车门，把头探进了驾驶楼子。

“劳驾——您老闪一边儿去。”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在高克心头涨潮，一漾一漾地往上涌。

王大忠随着启动的车子走了几步，边走边大声武气地嚷：“计价器——计价器——客人上车就打表。”

高克又给了一点儿油，出租车往前一蹿，稳稳当当地上了路。温情的阳光一缕一缕地在挡风玻璃上灿烂，轻盈而调皮。胡同两边的柳丝婆娑着曼妙的腰肢，舞出一片柔情万千。

这个烂漫温馨的镜头死死地定格在了高克的脑细胞中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如山西人品老陈醋，北京酒腻子咂摸“二

锅头”酒一样反复地品味和鉴赏，愈陈愈醇。

不过即使就在当时，这个情调也很快就夭折了。高克驶出还不到二十米，就听见那位叫梁子的胖警察在身后暴叫一声：“系好安全带，千万别闯红灯！”

在施茹的鼓励和配合之下，心灰意冷的高克又鼓足余勇，为自己的荷尔蒙能保持正常状态做了一次挣扎。就在他跌跌撞撞、头重脚轻渐渐进入佳境，开始露出点儿生猛的苗头时，床头柜上的闹钟发出了撕肝裂肺的叫嚣。高克被吓了一跳，手一闪劲，腰一软，整个身子往前一扑，头差点撞上床挡板。

施茹的手在床头柜上乱抓，急于制止这不合时宜的声响，几次尝试都失了手。高克试图帮媳妇一把，结果越帮越忙，忙乱中把闹钟扫到了地上。刺人耳膜的喧闹更响了，好像憋足了劲在示威。

“你可真够笨的！”施茹好歹让闹钟的疯狂停了下来。

“是够笨的。”高克坐在床沿上，费劲儿地把一件套头衫往头上套，有一刹那，他搞不清楚是自己要把套头衫套在头上，还是套头衫要把他的头套进它里面。“傻得还真够可以的。”高克终于把头和一只胳膊装进了套头衫里，另一只胳膊还露在外面，跟藏族同胞穿着皮袍子一样，模样有点儿滑稽。

施茹躲在被窝里吃吃地笑，“你怎么就傻得可以了？”

“开车受罪，警察面前认罪，老婆眼皮下赔罪，年纪轻轻就混了一个性功能衰退。”高克顺嘴胡诌。

施茹笑得把被子一颠一掀。

高克即兴再补一句：“我他妈的整个儿一个窝囊废！”

“认识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哟！你肯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了吧？”施茹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觉得有点没滋没味儿，忽然一下子空荡荡地没有了着落。想把话岔开，一眼瞥